

一幅浑然天成的多彩画卷

□李红霞

还未描摹出她的模样,想必已开始了声声喧哗——呼伦贝尔有着天下最美的草原。

它的辽阔壮美,神秘瑰丽,铸就了这天地间浑然天成的多彩画卷。虽凡事皆有可观,但位于大兴安岭西部的呼伦贝尔,四时之景截然不同。盛夏时节的呼伦贝尔,无需诗一般沉醉的语言去描述,她天然的气势和色彩足以让人心神摇曳。请相信,这抢眼的风姿,哪怕经是场面的,也会乱了分寸。

清晨,我是被欢快的鸟鸣唤醒的,寻声而望,于云中平行的电线之间,不知名的鸟儿跳跃着,有的在抚弄琴弦,有的似在线谱间舞蹈,节拍清晰,鸣声婉转,它们在吟诵草原的壮美,抑或为这潜滋暗长的歌喉吹笙?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边境小城满洲里。

晓雾将歇时,带友人攀了近处山冈——卓山。此时的地平线拱起一抹脉脉的橘红,外沿罩有灰白色的弧形光晕,然而,大地还没有完全从睡梦中醒来,大片的暗深沉而静穆,铺展得似乎没有缝隙。一不留神,天边托举出半个圆盘的橘黄,它的左右因深红为陪衬,画面雄浑瑰丽,明朗优雅,此情此景,令人内心云水般激荡,也足以让人生出词穷的尴尬,惶惶然的抒情开始了。

视野里,大片的暗托着厚重的底,而大地与天际的交汇处,晦明变化,恍如梦境,这是怎样的造化?踟蹰间,天边的色彩渐次激荡,橘黄,金黄,橘红,浅褐……排列有序,层次分明,原来,所有的铺排只为白色圆盘的豪气出场。

万物开始了静静的等待,等待一个隆重时刻的到来。

且看,金色火球冉冉升起的瞬间,天空和大地涂染出橘红一片,远处连绵起伏的山冈剪影在这魔幻的世界里发出了朦胧而神秘的光芒。火球越升越高,且大且亮,树荣潭绿,百色交辉,天地间开始了新一天的心怀袒露,而立于这天地间幸福的人们,该怎样去体悟非他莫属的爽利光芒与曼妙烟景呢?

虽是夏季,但呼伦贝尔清晨的空气里却有着曹丕《燕歌行》当中的“秋风萧瑟天气凉”之感。乘坐车子向西行驶,阳光逐渐明澈,无论行于国道还是高速公路,极目所望,满眼浓密的绿,深远、纯粹、浩荡无边;而那高悬的蔚蓝呢,纯净彻底,让人无法清醒,似一场突然而至的爱情,为画面增添了生动的笔触。

眼前的世界坦荡无垠,同行者惊呼:这怕是天底下最美的高速公路了

吧!

草原不都平坦,当《天边》的旋律伴随着草原自然柔美的曲线倾情于万物,爱的语言漫溢心间,然而,对草原心之向往的人们又怎能完全指望一首草原的歌呢?

天边近在眼前,当车子驶向高坡,仿若直插了云霄去,让人不由得生出扶摇直上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的豪迈。想必那一刻的御风之旅,没有谁会顾及何为天边,何为人间?只是到推杯换盏之时,才会生出“未有佳咏,何伸雅怀”之感吧。

一阵紧张的“虚张声势”,车子沿着两边地平线的蜿蜒逐步下行,与此同时,仓仓草浪再度翻滚着盈满视野。天边又是遥远的天边了。

在流动的感召之下,羊群悠然地漫向天边,一如云朵在浩瀚的绿野间流动。咏歌之余,不禁感叹,这丰腴华美的草场给了白云多少美丽的遐想?乐而不想去它处,友人再次央求停车赏景。下了车,远远的,彩旗迎风,猎猎招展,走近才知,彩旗围成的院子内拴着马匹,是为喜欢骑马的游人备下的。

蓝天和碧草之间,除了牛羊马群悠然信步,呼伦贝尔有着天机清妙的岁月之河,有声声不缀的歌琴酒赋,更有一股劲头要芬芳到天边去的丰茂花草……

这里不是凡俗的世界,野芳香气萦绕不绝,所以,适度冒险,偶时,披挂脂粉之气,琼瑠冷冽,人心无所归落。

遇见彩虹,大都在傍晚时分,且在太阳的相反方向——东方天空。当阳光经过水滴时,一次反射可形成我们常见的七色彩虹(主虹),若光线在水滴内进行了两次反射,便会产生第二道彩虹(霓)。霓的颜色排列次序跟主虹的红橙黄绿紫蓝恰好相反,且由于每次反射会损失一些光能量,因此霓的光亮度较弱。

双虹这幕剧才是此次出行的高潮。

走进呼伦贝尔,世界是真实的,草原是真实的,你我他,也是真实的。走进呼伦贝尔,如同进入一道屏障,不再寂寞,也少了往日的喧嚣之感。从出发地卓山到满洲里,不到300公里车程。褐色的炊烟已袅娜着升腾,一行人仍未接近目的地,因从容连美景,耽搁了行程。而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们要追求怎样的境遇,甘愿忽略人生过程的美好呢?

人之所欲无穷,人之所欲无乐也,禽鸟一般的人啊,当你醉倒在壮美草原,人间仙都,还有多少兴兴于云雨,汲汲于名利之欲呢?

“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何必哀叹人生之须臾?怀良辰而修行,知来日之可追,为时未晚!

变化倏忽,动人心魄,仰颈幽赏之余,不由得怀疑脚下土地的真实。

一群燕子活络生动,呼朋引伴,于“宫殿”前飞舞,像是赛前排演。越来越多的燕子加入到队列当中……。清莹秀澈的“海市蜃楼”占去了东北面的整个天空,直视无碍的“殿堂”与片片祥云融为一体,一股圣洁的气息透过光线直面而来。这奇绝美景如何生成?谁可参悟出可供参考的线索?又有哪一位

变化倏忽,动人心魄,仰颈幽赏之余,不由得怀疑脚下土地的真实。

老刘曾是大兴安岭绰源的林业工人,现居扎兰屯。几年前,一对燕子在他家门口的探头上筑巢安家。老刘十分爱护它们,不烦它们闹,不嫌它们随意便憩,每日都把燕巢上的地面拾掇得干干净净。他说燕子是益鸟,是喜鸟。于是我也常常来这看燕子,看它们飞进飞出,看它们抱窝生育,接下来听喂食时小燕沙哑地急喊,后来再看雏鸟沿窝边站成整齐的一排……秋天,燕窝空了。春天,我会急着打探老刘,燕子回来没?

今年扎兰屯春凉,我隔三差五问老刘,燕子还是迟迟未归。这时我获一幅中国候鸟迁徙图,图显示:中国候鸟南去北归,大致分为西、中、东三条路,呼伦贝尔的候鸟走的是东线,深秋南去要经过东北区、华北区、华东区,有的还要继续南下飞过浩瀚无边的南海,直达海南岛,甚至远赴东南亚,然后春折返。老刘家的燕子,就是这样秋去春来。

燕子此番不归,是不是有闪

迷恋。

此刻,鸟声四起,南山的紫槐林从睡梦中醒过来了。它们昨夜一定是做着梦入睡的,那串串槐米多像一枚枚别致的铃铛,带着梦的潮湿,带着丝丝缕缕的倦意,还有几分可人的欣喜。

阳光升起来了,穿过槐树林洒落下来,是梦落进了梦境里。甜美,恬静。

摇曳着风铃的紫槐是娴雅的女子,

一袭紫袍,婆婆娑娑,脚踝处的草叶随风而舞,是卷起的裙裾,而那些在裙裾间攀爬而上的小虫,是运送阳光的使者,它们亦步亦趋,背负着阳光与使命。

我和朋友静坐着,这样的时刻最

适合闲坐,“闲坐生风情”。这一刻,我多想有一杯茶,龙井香气浓郁,配得上这景致,这娴雅,这心境。朋友说,他的家乡紫槐满山野,紫槐叶微苦、凉,

具有法湿消肿功效,主治痈肿、湿疹、烧烫伤。

该是一味药吧。林洪在《山家清供》中写道:甜蜜的白槐花可用来蒸饭,是一味不可多得的山家美食。

落日熔金,山野静美,本身就是一幅画,无

需画笔,无需言语。

但我还是禁不住心中的热爱,将这些摇曳着的童话般的文字挪移到了纸上,一页馨香,一梦婆娑。

就像一串串紫槐花,收集了我整个夏日的

世和深爱的后辈,瞳瞳还不懂得爷爷这种远行和告别,一次又一次问我:“爷爷哪去了?”我说:“找奶奶去了。”“奶奶在哪里?”“很远很远的地方。”既然生命中注定要有这样的离别,就不该过分沉溺于悲伤和哀痛,而是要把父亲的心愿实现。他肯定希望我继续带着儿子回老家,让老家的院落里永远充满亲情和希望;他肯定希望儿孙们把根扎在故土里,踏踏实实地成长为枝繁叶茂的大树。

父亲走了以后,我经常带着瞳瞳回老家。在迎送流年中瞳瞳一天比一天长大懂事,我怅然于父母的离去而又欣然于儿子的成长,生命就是这样在悲欢交替中前行。

瞳瞳快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和我回老家,夏夜里在院子的台阶上乘凉,清风徐来,满天的星星在灿烂的银河里闪烁眨眼,天地被温柔和圣洁的光辉笼罩着。小家伙忧郁地对我说:“我知道爷爷和奶奶去世了,我好想他们,我想他们活过来。”我抬头望着天上的星星对他来说:“爷爷和奶奶化作了星星,此刻正看着我们。”儿子双手托腮望着天空出神。

父亲让瞳瞳接地气的愿望实现了,长得越来越壮实的瞳瞳真是打心眼喜欢上了农村,喜欢在田间地头看叔叔大爷劳作。春天浇地的时候,他手里拿上一把铁锹去给堰堤填土;秋收的时候,他爬上收割机,感受农民们收割玉米的喜悦;接羔的时候,他又钻进羊群里,抱着出生几天的小羊羔,给它喂牛奶……春节前是他最忙的时候,一会儿跟娘

功夫画匠会将这仙境精准描绘呢?

我们的目光凝聚着,追视着,生怕一切渴盼的愿景付诸东流。几辆由西向东行驶的车子已停下追路的脚步,一时间,摄像机、望远镜纷纷登场,游人为有幸见证这奇妙、天堂又充满诗意的盛大时刻惊呼不已。

头顶的天空因鸟云的堆聚随之黯淡,同时感受到了风的力量。以探究的目光再去端详“宫殿”,形态有了新的变化——一座雪山矗立,并渐变成灰色。又是一派绮丽壮观之景。惊叹间,太阳游出云海,焯然生辉,脸庞留有几分羞涩,几乎与此同时,猛烈的风开始跳跃、狂奔,友人们喧哗着逃进车内,还未坐定,便听到了急切钝厚的声响……伴随高密度的声响,地表铺满乒乓球大小的冰雹。极尽视听之乐,众宾皆欢,有怎样密度的冰雹,车身就会有怎样密度的坑坑洼洼了吧?一行人揣测着。车子幸好事先泊在国道边的宽阔之地,稍作停留,任滂沱的雨水为它和行人洗卸风尘。

云销雨霁,气爽心清,受惊的草叶抖擞腰身,和风拂过,踮起脚尖,向一方倾斜相拥,并跌宕出浅绿光芒,再眨眼,片片新绿又婆娑着伸向天边……

呼伦贝尔草原的支撑是呼伦贝尔大森林。习惯了喧嚣之所,入驻天然氧吧,友人直呼,嗅觉有幸被拯救。

这场生命之旅,不失隆重,甚至戏剧——双虹出现了。

遇见彩虹,大都在傍晚时分,且在

太阳的相反方向——东方天空。当阳光经过水滴时,一次反射可形成我们常见的七色彩虹(主虹),若光线在水滴内进行了两次反射,便会产生第二道彩虹(霓)。霓的颜色排列次序跟主虹的红橙黄绿紫蓝恰好相反,且由于每次反射会损失一些光能量,因此霓的光亮度较弱。

双虹这幕剧才是此次出行的高潮。

走进呼伦贝尔,世界是真实的,草原是真实的,你我他,也是真实的。走进呼伦贝尔,如同进入一道屏障,不再寂寞,也少了往日的喧嚣之感。从出发地卓山到满洲里,不到300公里车程。

褐色的炊烟已袅娜着升腾,一行人仍未接近目的地,因从容连美景,耽搁了行程。而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们要追求怎样的境遇,甘愿忽略人生过程的美好呢?

人之所欲无穷,人之所欲无乐也,禽鸟一般的人啊,当你醉倒在壮美草原,人间仙都,还有多少兴兴于云雨,汲汲于名利之欲呢?

“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何必哀叹人生之须臾?怀良辰而修行,知来日之可追,为时未晚!

老刘曾是大兴安岭绰源的林业工人,现居扎兰屯。几年前,一对燕子在他家门口的探头上筑巢安家。老刘十分爱护它们,不烦它们闹,不嫌它们随意便憩,每日都把燕巢上的地面拾掇得干干净净。他说燕子是益鸟,是喜鸟。于是我也常常来这看燕子,看它们飞进飞出,看它们抱窝生育,接下来听喂食时小燕沙哑地急喊,后来再看雏鸟沿窝边站成整齐的一排……秋天,燕窝空了。春天,我会急着打探老刘,燕子回来没?

今年扎兰屯春凉,我隔三差五问老刘,燕子还是迟迟未归。这时我获一幅中国候鸟迁徙图,图显示:中国候鸟南去北归,大致分为西、中、东三条路,呼伦贝尔的候鸟走的是东线,深秋南去要经过东北区、华北区、华东区,有的还要继续南下飞过浩瀚无边的南海,直达海南岛,甚至远赴东南亚,然后春折返。老刘家的燕子,就是这样秋去春来。

燕子此番不归,是不是有闪

迷恋。

此刻,鸟声四起,南山的紫槐林从睡梦中醒过来了。它们昨夜一定是做着梦入睡的,那串串槐米多像一枚枚别致的铃铛,带着梦的潮湿,带着丝丝缕缕的倦意,还有几分可人的欣喜。

阳光升起来了,穿过槐树林洒落下来,是梦落进了梦境里。甜美,恬静。

摇曳着风铃的紫槐是娴雅的女子,

一袭紫袍,婆婆娑娑,脚踝处的草叶随风而舞,是卷起的裙裾,而那些在裙裾间攀爬而上的小虫,是运送阳光的使者,它们亦步亦趋,背负着阳光与使命。

我和朋友静坐着,这样的时刻最

适合闲坐,“闲坐生风情”。这一刻,我多想有一杯茶,龙井香气浓郁,配得上这景致,这娴雅,这心境。朋友说,他的家乡紫槐满山野,紫槐叶微苦、凉,

具有法湿消肿功效,主治痈肿、湿疹、烧烫伤。

该是一味药吧。林洪在《山家清供》中写道:甜蜜的白槐花可用来蒸饭,是一味不可多得的山家美食。

落日熔金,山野静美,本身就是一幅画,无

需画笔,无需言语。

但我还是禁不住心中的热爱,将这些摇曳着的童话般的文字挪移到了纸上,一页馨香,一梦婆娑。

就像一串串紫槐花,收集了我整个夏日的

世和深爱的后辈,瞳瞳还不懂得爷爷这种远行和告别,一次又一次问我:“爷爷哪去了?”我说:“找奶奶去了。”“奶奶在哪里?”“很远很远的地方。”既然生命中注定要有这样的离别,就不该过分沉溺于悲伤和哀痛,而是要把父亲的心愿实现。他肯定希望我继续带着儿子回老家,让老家的院落里永远充满亲情和希望;他肯定希望儿孙们把根扎在故土里,踏踏实实地成长为枝繁叶茂的大树。

父亲走了以后,我经常带着瞳瞳回老家。在迎送流年中瞳瞳一天比一天长大懂事,我怅然于父母的离去而又欣然于儿子的成长,生命就是这样在悲欢交替中前行。

瞳瞳快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和我回老家,夏夜里在院子的台阶上乘凉,清风徐来,满天的星星在灿烂的银河里闪烁眨眼,天地被温柔和圣洁的光辉笼罩着。小家伙忧郁地对我说:“我知道爷爷和奶奶去世了,我好想他们,我想他们活过来。”我抬头望着天上的星星对他来说:“爷爷和奶奶化作了星星,此刻正看着我们。”儿子双手托腮望着天空出神。

父亲让瞳瞳接地气的愿望实现了,长得越来越壮实的瞳瞳真是打心眼喜欢上了农村,喜欢在田间地头看叔叔大爷劳作。春天浇地的时候,他手里拿上一把铁锹去给堰堤填土;秋收的时候,他爬上收割机,感受农民们收割玉米的喜悦;接羔的时候,他又钻进羊群里,抱着出生几天的小羊羔,给它喂牛奶……春节前是他最忙的时候,一会儿跟娘

功夫画匠会将这仙境精准描绘呢?

我们的目光凝聚着,追视着,生怕一切渴盼的愿景付诸东流。几辆由西

向东行驶的车子已停下追路的脚步,一时间,摄像机、望远镜纷纷登场,游人为有幸见证这奇妙、天堂又充满诗意的盛大时刻惊呼不已。

头顶的天空因鸟云的堆聚随之黯淡,同时感受到了风的力量。以探究的目光再去端详“宫殿”,形态有了新的变化——一座雪山矗立,并渐变成灰色。又是一派绮丽壮观之景。惊叹间,太阳游出云海,焯然生辉,脸庞留有几分羞涩,几乎与此同时,猛烈的风开始跳跃、狂奔,友人们喧哗着逃进车内,还未坐定,便听到了急切钝厚的声响……伴随高密度的声响,地表铺满乒乓球大小的冰雹。极尽视听之乐,众宾皆欢,有怎样密度的冰雹,车身就会有怎样密度的坑坑洼洼了吧?一行人揣测着。车子幸好事先泊在国道边的宽阔之地,稍作停留,任滂沱的雨水为它和行人洗卸风尘。

云销雨霁,气爽心清,受惊的草叶抖擞腰身,和风拂过,踮起脚尖,向一方

倾斜相拥,并跌宕出浅绿光芒,再眨眼,片片新绿又婆娑着伸向天边……

呼伦贝尔草原的支撑是呼伦贝尔大森林。习惯了喧嚣之所,入驻天然氧吧,友人直呼,嗅觉有幸被拯救。

这场生命之旅,不失隆重,甚至戏剧——双虹出现了。

遇见彩虹,大都在傍晚时分,且在

太阳的相反方向——东方天空。当阳光经过水滴时,一次反射可形成我们常见的七色彩虹(主虹),若光线在水滴内进行了两次反射,便会产生第二道彩虹(霓)。霓的颜色排列次序跟主虹的红橙黄绿紫蓝恰好相反,且由于每次反射会损失一些光能量,因此霓的光亮度较弱。

双虹这幕剧才是此次出行的高潮。</